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
### 第五回 徐定標尋訪一枝梅 伍天熊私下九龍山

話說徐定標見不妙，轉身便走。那受傷的三個教師，是不必說。這些家丁越發不濟，被羅季芳追趕上，拳打腳踢，有得他施威，把他們打得火燭無星。那花省三知道不妙，帶馬頭從西面大圈轉，出了南門，飛馬逃歸回家，報信去了。這裏單剩李文孝一人，與徐鳴皋打了三十餘個照面，正在招架不住，如何加得起羅季芳上來相幫？心慌膽怯，早被鳴皋一手接住鞭梢，順勢只一拖，李文孝撞將過來，被鳴皋夾頸皮一把抓住，揪倒在地，提起拳來便打。羅季芳見了，他便來湊現成，打死老虎起來，罵他一聲“忘八”，打他一個拳頭。二人把個李文孝當做一塊鐵用，你一下，我一下，好似打鐵一般。初起他還連連吼叫，後來只叫饒命。直打得李文孝上無氣，下無屁，連饒命都喊不出來，方纔住手。上了樓來，重整杯盤，兄弟三人依舊飲酒。只見那保正走上樓來，叩了個頭，便道：“徐大爺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原是義舉。只是他遍體重傷，氣雖未絕，恐怕死了，卻怎麼處？”鳴皋道：“殺人償命，大丈夫豈有怕死之理？我徐鳴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，他若死了，我便自投出首，豈有帶累旁人之理！”保正笑道：“小人曉得徐大爺出名的好人，是個英雄豪傑，原不過說一聲罷了。”又叩了個頭，下樓去了。兄弟三人飲了一回，吩咐店小二把酒錢記明賬上，下了鶴陽樓，出了東門，回轉太平村而去。

且說花省三飛馬回莊，直到裏邊，見了李文忠，只說“二少爺看上了方秀才奄子，教我偽造借券，要他奔子做偏房，如今被徐八強自出頭，同羅馱子把教師打傷，二少爺抵拒不住，十分危急”等情說了一遍。那李文忠告訴父親，說兄弟是長是短，被徐八這狗才欺負，現下速去救應為要。李廷梁十分大怒，即命合府家丁各帶傢伙，跟大少爺速去救應。正要動身，只見前去的家丁報道：“二少爺回來了。”原來方纔徐定標同眾家丁人等，躲在各處小街巷內探聽，等到徐鳴皋去了，他們聚集攏來，把李文孝扶起，就坐在這小轎內。那三個受傷教師也到，遂一齊簇擁著轎子，出了南關，一直抬到家中。

眾人上前，把李文孝扶入房中，自有他奄子接著，扶他床上去安睡。李廷梁見兒子打得遍身鱗傷，口吐鮮血，把徐鳴皋恨如切齒。文忠便去安排傷藥，看視兄弟，見他受傷雖重，幸得體質強壯，不致命之憂，命弟婦等好生伏侍。思想：“雖是兄弟自己不好，只是徐八卻不應該，與你無怨無仇，干你甚事，卻下此毒手。若不與他報仇，上對不過老父，下對不過兄弟，我李家怎的在揚州做人？”遂安慰了受傷的三位教師——他們自己皆會醫治——便與徐定標商議報仇之策。

定標道：“揚州府王文錦與府上交好，明日告他一狀為富不仁、強霸行凶的罪名。”文忠道：“這是不消說得，只是不過用數百兩銀子罷了。如何出得這口無窮怨氣？必須要想個計較出來，收拾他的性命，方消我恨。”定標道：“徐八本領甚高，某等皆非敵手。二少爺如此英雄，尚然失利，若刀槍交戰，斷難取勝。我有一個朋友，名叫一枝梅。他雖是梁上君子，卻是偷富濟貧的義賊。若是一刃八百銀子，他再也不來驚動，偷一回，非是整萬便也數兀。若遇貧苦之家，私自丟幾錠銀子進去。他若偷了，便在牆上畫一枝梅花。做的案件重重疊疊，各府州縣懸了賞格捉他，雖是當面看見，也是擒他不住。只因本領高強，來去如一道青光，他把城牆當做門檻一般，日夜能行刀裏。只是一件，他的性子有些古怪。若肯到來相助，那徐鳴皋的腦袋，如同放在囊中一般。”

文忠聽了大喜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相煩師爺去請他到來，自當重謝。”定標道：“請便去請。只是這個人極難尋得著的，不得限我日子。”文忠道：“他是那裏人氏？住居何處？”定標道：“他是常州武進縣人，便住在常州。”文忠道：“既在常州，有何難尋？”定標道：“大少爺有所未知。這一枝梅既無父母奄子，又無房屋東西，進出一個光身。偷了銀子，藏在深山之內，高峰之上，鳥禽都飛不到的地方。他睡的所在，又不一定，或是客寓、或是寺院，或在人家臥房之中床頂上，或在廳堂之上匾額內。涼亭、山洞、樹頭、屋脊，在在都是他安身之處。曾記前年有一日，在常州城內吃了夜飯，天氣甚熱，他便到姑蘇閶門城頭上去乘涼。你道這個人難尋不難尋？”文忠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不限你日子，只是拜託師父請他到來便了。”遂端正了八色聘禮，一百兩銀子盤費。到了來朝，那徐定標辭別動身，尋訪一枝梅而去。我且慢表。

再說那鐵棒子伍天豹，自從那一日在宜春院身受重傷，同伴當逃出院來，口噴鮮血，走了一程，那傷血只管嘔吐不止，暈倒在松林之內。這伴當也是帶傷，背他不得。等了半刻，見了車輛經過，遂把他載在上面，市鎮僱了一號舟船，趕到九龍山來。山上邊徐慶得信，忙叫嘍兵抬了一張藤榻，同伍天熊一同下山。到了船上，把伍天豹扶在榻上，嘍兵抬到山寨。伍天熊見他哥哥受傷甚重，忙去準備醫治。徐慶問那同去頭目道：“你們去廣陵游玩，因何弄得這般光景？被何等樣人，打得如此重傷？”那伴當便把如何到宜春院游玩，押二個蘇州姑娘；如何的來了李文孝，要這姑娘出接；如何伍大王發怒，與他交手，被他打中一鞭；如何的逃出院，僱船回來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徐慶看那伍天豹傷處，正在血海，十分沉重。天豹見了徐慶，便道：“大哥，小弟今番性命難保，只可恨李文孝這惡賊。大哥看結義之情，須要替我報仇。”言罷，大哭了幾聲，那傷血從口中涌將出來，如泉水一般，頓時嗚呼哀哉死了。徐慶、天熊哭了一場，備棺成殮，合寨嘍兵掛孝，請那僧道來做了幾天道場。

埋葬已畢，伍天熊要下山與哥哥報仇。徐慶道：“賢弟，我聞得那小霸王李文孝本領高強，待愚兄親去走遭，見機而行，方可報得這個冤仇。你的性子太躁，如何去得？”天熊道：“大哥幾時下山去報仇雪恨？”徐慶道：“凡事須要仔細，不可性急。且過幾日，愚兄便去。”那天熊少年性情，暗想：“此事只要到他門口，待他出來時，把他一錘打死，便走了回來，有何難處？誰耐煩等他去報仇！”算計已定，等到晚上，身旁帶了些銀兩，把二柄銅錘插在腰間，頭上邊武生巾，身穿白綾箭干，腳上薄底驍靴，跨上一匹銀鬃白馬，便下山來。那守寨門的嘍兵問道：“二大王到那裏去？”天熊道：“我奉哥哥將令，到山下去尋風。”嘍兵信以為真，便開了寨門，放他下山而去。

到了來朝，徐慶不見天熊出來，到他房間內一看。又不在裏頭，便問服侍他的嘍兵。

嘍兵道：“二大王昨夜出去了未回。”徐慶傳問看守山寨的頭目：“二大王可曾下山？”少頃，守寨的頭目回報：“二大王昨夜下山尋風，至今尚未回來。”徐慶聽了，吃了一驚，知道他到揚州去的，定要鬧出事來。即便把山寨之事，交于一個宋頭目代理，吩咐他們好生看守山寨，休得下山去做買賣，違令定按軍法。自己裝束武生打扮，佩了弓箭，掛了單刀，下得九龍山，發開二條飛毛腿，望揚州一路追來，那知影響全無。那徐慶一日能行三百里，不多幾日，已到揚州。進得城關，便投宜春院來。張媽媽相接，問過了尊姓大名，奉過香茗。徐慶便說起伍天豹之事，問那李文孝的消息。不知能報得此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